

琳珍的世界

杜比亞

第三章

(一)

卓九別了琳珍，一路趕到潼關。他進入珈璐山軍訓團第二期受訓，此次受訓內容以政治精神教育為重心，以統一戰術司思想為原則，教官均係政府顯要及社會學者名流，主要課程是對當前敵情之研判跟國際現勢之分析；委員長對抗戰戰略正確之指導與實施政策之決心，都有高瞻遠矚之論斷。

他每天聆聽各種演講或討論，莫不興奮萬分。對抗日有了更深的必勝信心。

珈璐山風景優美，他不禁想起遠在岳陽的

琳珍。她現在應該回到學校了，要不是國難當頭，他們新婚燕爾，何要分飛南北？

他的寡歡不免形於色，被同組的中尉醫官溫親望識破。

「不是想新婚的老婆？」親望說：「既然想她，就把她接到北方來呀！」

「局勢不安，接來作啥子？」他學親望的四川音反問。

「暖呀！」親望每到急的時候，就會「暖呀」一聲，以加強語氣：「我說你是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武漢是平漢粵漢鐵路交會地也是軍事交通樞紐，將來敵人必定會進攻武漢三地，那時南北交通受阻，我怕你老兄不知何年何月可以見到老婆了。我們還有半個月結訓，你現在趕緊寫封信，派個兵專程到岳陽接嫂子。上面不是說，已婚的尉校官可以帶眷的嗎？說老實話，我老婆在長沙，我也想把她接來。我們可以派個兵一起把她們接來！」

聽溫親望這麼說，卓九心想也對，於是，



寫了封信到岳陽琳珍學校：

琳珍愛妻如晤：

匆匆一別，已是月餘，我現受訓中，結訓後即回部隊。我派武漢人王一欽班長，前往岳陽接妳北上，王班長忠實可靠，妳可安心。

另有溫醫官太太現住長沙，亦同請王班長護接北上洛陽，妳等旅途有伴矣！

卓九

(二)

琳珍回到學校後，發現班上除曼麗外，還有三個人結了婚，不同的是，她們都不再回來上課了。

說起來還真有些男女不平等，女孩子想讀書，多少要有些波折。她好不容易進學校讀書，國家卻有難，日本人侵略中國，而自己又偏偏嫁給一個軍人，她不知道爹爹為何會答應

這門婚事，她更不知道自己又為何願意嫁為軍人妻？

她太不了解軍人了。方家從沒有女孩子嫁給軍人，而且還是個外地人。

只因爲他的部隊派駐到岳陽，部隊借住在二姑家，而她又剛好到城裡念書，就這麼配成了對！

琳珍的心思不夠細膩，也不是個愛幻想的女孩，更不是個成天想東想西的女孩，但她對自己跟卓九這段姻緣，倒也有一絲得意，她認爲他會是個好丈夫。

這天正是星期一，她跟同學剛吃完晚飯，預備回寢室，迎面遇到舍監羅媽叫住她，遞給她一封信：「方國琳，妳先生來的信！」

「我先生的信？」琳珍一時沒轉過神：「我先生寫信給我？」

「妳先生不是在北方嗎？」

「啊！啊！」琳珍這才會過神來：「是！是！」



信接到手裡，琳珍突然微微發起抖來。這是她從沒有過的現象。

看完信，心是放下了，但又不免有著疑惑：「王班長？」

「有個年輕的軍人在傳達室！」羅媽說：「妳跟我去見見他！」

她跟著羅媽到了傳達室，看到一個瘦瘦的軍人。

「報告太太，我是王欽班長！」

王班長向琳珍行過軍禮，畢恭畢敬地說：「杜營長派我來接太太，太太可以先回家整理一下，我們後天一早坐火車到長沙，順便接溫醫官太太。營長太太有什麼問題，請告訴我，我一定盡全力幫助太太，假若太太——」

「謝謝！」琳珍對左一聲太太，右一聲太太，不但不習慣，而且有些害羞，只好趕緊說謝謝。

「太太不必客氣，這是我的職責！」

「方國琳，我看妳明天一早就回鄉下家。整理一下行李，向家人告別！」羅媽說。

「是！太太，」王班長說：「我明天早上六點來學校接太太，然後陪太太回鄉下！」

「好！」琳珍回答。其實想說的是：「不要叫我的太太好嗎？」

步蘭知道琳珍第二天就要離家到北方，淚珠立刻奪眶而出。她早就知道琳珍嫁給軍人就一定會離開家，一但真的要走，不捨之情立刻湧上心頭，不聽話的淚水就流個不停。再加上琅珍也哭得淚人兒似的，步蘭更是哭得柔腸寸斷。

「又不是永遠見不到面，」琳珍說：「有什麼好哭的？」

話剛說完，榮梅來了，她還沒弄清情況，沒頭沒腦問道：「好好的哭什麼？」

「我明天要到北方了！」

「到北方？」

「卓九派人來接我了！」

「琳珍，」榮梅雙手握著琳珍的手：「妳——」話沒說完，淚就流了出來。榮梅是個很堅強的女孩，卻因情同手足的琳珍姪女要離開而淚水盈眶。

「暖呀！妳們哭什麼？」柔弱膽小的琳珍，盡管做事柔情寡斷，說話溫文細膩，但就是不易流淚。

當然，這晚琳珍也感受到離家別親的那份離愁。她也知道這一去，不知何年何月會回來，但面對哭腫眼睛的姆媽、榮姑、妹妹，還有一直不說話的爹爹，喃喃不停的姥姥，她真的不想離家，到遙遠而陌生的北方了。

「爹，我不想去了！」

「這怎麼可以！」吳山說：「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的道理，妳不懂麼？！」

「可是——」

姥姥一手握著琳珍，另一手拍拍琳珍手背說：「琳妹子，妳是要去的。卓九是妳的丈

夫，妳是杜家的人。妳看我，從廣東嫁到方家，就是岳陽的媳婦喔！」

第二天天剛亮，方家一家人都起來了。氣氛很傷感，離情依依，榮梅有很多話要說，但又不知說什麼。步蘭還是一直擦眼淚，琅珍更是淚水夾著鼻水，只有志郎跟中郎好像在看戲一樣，走前走後，靜不下來。

「報告太太，」王班長說：「我們該走了，火車要趕不上了。」

王一欽二十出頭，身子不高，但很結實，挑著琳珍的行李，一點也不吃力。

琳珍穿件姆媽親手做的藍底小花的短襖，一條藍色長褲，白襪、布底鞋，還是學生打扮。

三月天的早上，還有一股寒意。琳珍怕冷，外面加了件開襟的毛衣，是榮梅花了一年的時間編織成的。

榮梅跟琅珍堅持要送一程，琳珍當然不反對，她甚至希望她們可以送她上火車。她怕姆



媽送她，因為姆媽的淚水沒停過。

她是很不捨，但她也很嚮往外面的世界，說老實話，還有點思念新婚的丈夫。

但是當她坐上火車之後，她有些受不了。車上人聲嘈雜，人體的汗味更是令她鼻塞。王班長雖買到快車票對號入座，但整個車廂還是擁擠不堪。

愛乾淨的琳珍不怕陣陣傳來的怪味，可絕對難以忍受，有人睽到她的鞋。

好不容易到了長沙，王班長先將琳珍安頓在火車站附近的旅館，然後迫不急待地去通知溫醫官太太。

這是琳珍第一次單獨在外地過夜。

可真把她嚇壞了，不好叫王班長進來陪她，只好搬張椅子抵住門，以求心安。

外衣也不脫，又嫌旅社的被子髒，不敢蓋被子，就這麼窩著身子，迷迷糊糊地過了一夜。

第二天一早，王班長就把溫太太接到旅

社。

溫太太個子比琳珍高，年紀也比較大，一看就知道，是位見過世面的人。她人很熱情，一見琳珍就緊緊地握著琳珍的手：「好漂亮的新娘子！」

琳珍羞紅了臉，不知該如何接腔。

「我叫江春鳳，」一口很好聽的長沙話：「叫我春鳳就行了，妳叫什麼？」

「方國琳，」琳珍說：「大家都叫我琳珍！」

「琳珍，」春鳳唸著名字，親切地說：「多好聽的名字，那兒人？」

「岳陽！」

「洞庭湖！」

「妳去過洞庭湖？」

「我姐夫是岳陽人！」

「真的？」琳珍很興奮問：「叫甚麼？」

「丁善喜，妳認識嗎？」

「我從不認識姓丁的人。」

春鳳覺得這個小姑娘單純可愛，忍不住又握住琳珍的手問：「琳珍，妳先生貴性？官拜什麼？」

「杜卓九，湖北人。官拜，官拜——」

琳珍說不下去了！

「當甚麼官？」春鳳笑著問。

「我不知道耶！」琳珍覺得有點不好意思。

「是少校營長，」王班長接腔：「杜營長是好營長，對部下好，打仗英勇，是抗日的大英雄。」

「我不知道耶！」琳珍傻傻地說。

「好妹子，妳真可愛，」春鳳有心要好好照顧這位單純的小妹：「不知道沒關係，頂多兩三天就見面了。等大家見了面，我叫我先生請妳們吃北方的涮羊肉！」

「涮羊肉？！我從沒吃過羊肉耶！」

「我也只吃過一兩次，那是北方的吃法！」

「好吃嗎？不是有膻味嗎？」

「是有點，但很夠味的！」

「我不要吃！」

春鳳轉個話題。

她問：「妳是第一次離開家？」

「老家是古羅段鄉下，最遠到過武昌！」

「現在要到更北的洛陽，不怕嗎？」

「當然怕！」琳珍本來就膽小，被春鳳這麼一問，不免顯得有些驚慌。

「別怕，坐火車十幾個小時就到洛陽了！」

「洛陽？」

「知道洛陽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！」

「潼關？」

「除了岳陽、長沙之外，只知道武昌！」

「中國地方可大著呢，難怪日本鬼子要侵略我們！」

琳珍看到春鳳嘴角揚起一份憤忿！她想起



校長在台上對她們說的話，下意識地咬著下嘴唇：「可惡的日本鬼子！」

(三)

正想靜等國琳北上會面的時刻，卓九接到張靈甫旅長來函，希望能到長沙一行。

張靈甫現在是五十一師一五三旅旅長，兵駐長沙。

張旅長跟卓九曾是同生死、共患難的戰友。這段歷史得回朔到民國十九年，張為營長，卓九為連長，奉令討閻馮玉祥叛逆的幾次慘烈的戰爭。

卓九永遠也不會忘記張營長對幾位排長說的話：「敵人再猛，砲火再烈，只要我們努力奮勇作戰，堅定必勝信心，發揮黃埔革命精神，即使成仁喪命，也對得起國家民族！」

他更歷經了跟張營長出生入死的幾次戰役，終能完成任務，也建立起卓九跟張靈甫間的革命情誼。他敬佩張靈甫對抗敵作戰的沉著

英勇，張靈甫也對卓九的無懼無怨為國拼命極為讚賞。

張旅長現在既有約於他，一定有很重要的事，但他已派人接琳珍北上，若他南下，兩人不是要錯過聚首嗎？

他不知國琳何時會到洛陽，也不知張旅長是否急於要他南下，他進退兩難，不知如何是好？

溫醫官出了主意：「你先到長沙會張旅長，我等嫂夫人來後，請她等幾天，我會安排好住宿，若你不能立即回來，我看讓她回棗陽等你。她回到你老家，不但有人照顧，你也好跟她聯絡，你認為這樣如何？」

卓九想了想，覺得這辦法不錯。

「那就一切拜託了！」
於是他留下一封簡言：

琳珍愛妻如晤：

很抱歉未能親迎，因公事我需南下。
妳在此候我或先返棗陽老家均可，一切

已煩請溫親望醫官代勞！

願早日相逢！

祝

安好

卓九

王班長帶著琳珍跟春鳳到了洛陽。

春鳳見到了久別的丈夫，琳珍做夢也沒想到只接到一紙短箋，她很失望，不懂卓九在搞什麼名堂。但也無可奈何，只好住進由溫醫生替她找到的小旅社。

住了兩天，琳珍受不了了，她既嫌旅社髒，也很無聊。她想回岳陽的娘家，也有些想到棗陽的婆家。

第三天接近中午，春鳳帶份包著牛肉的大餅來了。琳珍不但不感謝，還埋怨北方氣候太乾，麵食吃不慣。

「好妹子，」春鳳笑著說：「妳可是沒吃過苦的千金小姐！」

春鳳沒說錯，琳珍是個連廚房都沒進過的大小姐。

咬了口牛肉餅，琳珍皺皺眉頭。她吃不慣麵食，也不喜歡牛肉。

春鳳見琳珍落落寡歡，就帶她到城裡逛了逛。

洛陽是古城，春蘭如數家珍說了好多，琳珍只記得這一句：「洛陽從西元前」○開始就建城了，有好多朝代都在這兒建都！」

「那些朝代？」琳珍對歷史很陌生，問了這個問題。

「記不太清了，我只記得有東周、東漢、隋、唐——不過，我知道洛陽有『九朝古都』之稱，所以一定有九個朝代，曾在這兒建都！」

琳珍對歷史沒興趣，不想在這個話題上打轉。

她想的是下一步該如何走？回岳陽，棗陽，或在洛陽等卓九？
(未完待續)